

111岁开国将军生前遗憾：未实现红军小战士长征途中临终请托

赣闽接力寻亲 让忠魂归故里

本报全媒体记者 董梦宁

每逢特殊时间节点，思念总被拉长。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无数红军烈士英名印刻在人们心中，愈发熠熠生辉。

全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战功赫赫，曾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的111岁开国将军张力雄，生前始终念念不忘一个名字——赖国标，一位在长征三过草地途中牺牲的亲战友、福建省长汀籍15岁红军小战士。这位少年英烈临终时请托张力雄日后帮他捎信给亲人。新中国成立后，老将军多次通过相关渠道为其寻亲，而翻遍长汀籍乃至福建籍所有革命烈士名录和相关资料，始终未找到“赖国标”名字及其亲人线索，留下终生遗憾。

致敬英烈，传承精神。9月下旬以来，在江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等部门协助下，本报记者跨越赣闽山水，携长汀县赖氏宗亲及当地党史专家，为赖国标烈士接力寻亲，让英烈忠魂归根告慰老将军。

少年英雄 长征途中不幸牺牲

张力雄将军生前虽未实现赖国标临终请托，但心里从未忘却，年逾八旬撰写回忆录时，含泪写下《战士的遗言》章节，将小战士的请托及对他的深深思念默默载入回忆录。

今年4月老将军因病逝世，长汀依旧是其亲人心目中抹不去的地理坐标。其外孙女甘甜说，她全家人仍不断打听、搜集有关赖国标亲人的线索，期盼英烈早日“归”乡，了却外公生前遗憾。

翻开张力雄将军回忆录，红军小战士临终请托的故事带我们重回90年前。

1934年1月，不满14岁的赖国标走出长汀家乡，前往一山之隔的瑞金参加红军。时任新兵团政委的张力雄审核、编组新兵时，遇见了这位个头瘦小、满脸稚气、机灵可爱的“红小鬼”，当即将他留在身边当自己的公务员。从此，他们官兵互爱、情同手足，结下了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

革命情谊。

1934年10月时任红五军团教导大队政委的张力雄和赖国标一起，跟随部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是险象环生。过草地途中，粮食短缺是红军面临最大的威胁。战士们吃草根、食野菜、啃树皮，同时还得防备陷入沼泽泥潭。恶劣环境致使原本身体单薄的赖国标愈发虚弱。张力雄一路强令他骑自己的马，或拉着马尾巴紧紧跟随，两次帮他走出了草地。

而第三次过草地时，地上能吃的常见野菜、草根几乎被吃光。红军团作为殿后部队，行军更是举步维艰。为了活着，战士们不得不挖一些不知名的野菜充饥，有的将士因误吃有毒野菜而不幸牺牲。病弱的赖国标喝了一种不知名的野菜汤，同时多吃了一把榆树皮，不久腹部膨胀，大便排泄不出，疼痛难忍。

张力雄和战友一起想方设法，用竹筒为赖国标灌肠。为缓解其痛苦，张力雄还用手指小心翼翼从他肛门抠大便。然而，这些“土办法”均无济于事。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发出微弱声音，请托张力雄有机会给他家捎个信，告诉父母他参加了红军长征。

张力雄涕泪交零，紧紧抱住已闭上双眼的赖国标，不停地呼喊他的名字，而这位年仅15岁的英雄少年再也未能醒来。

忠魂归根 赖氏宗亲迎烈士“回家”

长汀与瑞金一样，是中央苏区的中心城市、著名革命老区，“红军故乡”。

赖姓是长汀大姓之一。苏区时期，全县有两万余名优秀儿女踊跃参加红军，其中赖姓占据相当部分。仅四都、涂坊两镇记录在册的1100名红军烈士中，赖姓烈士就有117人。

长汀县赖氏宗亲联谊会副会长赖光耀等核心成员感慨道，长汀县赖氏宗亲更有责任和义务，协同本报为赖国标烈士接力寻亲，让烈士魂归故里。

巧合的是，赖光耀的父亲也是国字辈，名叫赖国英（已逝），因当年扩红时年幼未能参军。不过，与其父亲同辈的赖国辉、赖国诚、赖国廷等人参加了红军（之后均失联）。赖光耀推断，全县涉及赖姓的110余个村中，应该还有不少国字辈赖姓人。这些人的后代如果都能提供有关失联红军的信息，将有助于为赖国标烈士精准寻亲。

果不其然，长汀县红山乡赤土村的赖朝章提供了一条线索，令大家兴奋不已。其爷爷名叫赖国松，有个弟弟十三四岁时前往瑞金参加了红军，至今失联。其太奶奶的墓碑至今还刻有两个儿子名字，即爷爷“赖国松”、叔公“赖国*”。由于墓碑遭风化，叔公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已模糊不清。他推测，爷爷两兄弟名字中最后一字如果都是“木”字偏旁，那个模糊字是否就是“标”？

遗憾的是，赖朝章因爷爷和父亲均早逝，没法求证叔公到底叫什么名字，是否就是“赖国标”？

赖朝章介绍，他小时候常听父亲谈论，爷爷和叔公都是穷苦出身。为谋生，头脑更活络的叔公十三四岁时就跟随村里人前往会昌县讨生活，不久又回家告诉亲人要去沙洲坝当红军。叔公第二次辞别亲人后，再也没回过家乡，杳无音讯。

在赖朝章的记忆中，父亲也是身材瘦小，聪明机灵，与其生前描述爷爷、叔公的形象相似。这些特征恰巧与张力雄将军回忆录描述的赖国标烈士十分接近。但他意识到，烈士牺牲在茫茫草海中近一个世纪，昔日地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留下的遗骨早已化为灰泥，无法通过DNA比对确认亲缘关系，只能推断赖国标疑为其失联的叔公。在他心里，通过此次接力寻亲，叔公的忠魂已靠近家乡了，十分欣慰。

赖光耀等赖氏宗亲族人感慨道：“目前虽没法考证赖国标烈士的亲人到底在何方，但张力雄将军生前撰写的回忆录，足以证实烈士是地道的长汀人。因此，赖国标是我们赖氏宗亲的共同亲人。”

10月15日，赖光耀向记者反馈，长汀县赖氏宗亲联谊会已达成共识，将赖国标烈士的英名载入赖氏族谱，让烈士叶落归根，不再漂泊他乡。此外，以“弘扬优良家风，树立身边榜样，激励后人奋发”为宗旨，他正编纂《长汀赖氏概览》一书，重点将赖国标等已知的356位赖氏烈士英勇事迹收录书中。

山河不忘 家乡继续完善烈士档案信息

在长汀县赖氏宗亲及当地党史专家看来，赖国标烈士虽已归根，但未“归队”成为在册革命烈士，仍是一大遗憾。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陈子亮表示，受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和烈士资料的有限性等因素影响，目前长汀在册的革命烈士仅6710名，还有近七成烈士未“归队”。多数牺牲或失联的红军将士未被申报烈士，主要原因通常是史料记录缺失或不完整，烈属未能找到充分的证明材料，或无法申报；相关部门尚未及时搜集、考证已有的佐证史料，且审核流程十分严格等等。

受这些因素影响，仅四都镇红都村，赖国辉、赖国诚、赖国廷、赖洪禧、赖兴富等一批失联红军，均未被列入在册烈士名单。此外，赖光耀的4位舅公即程朝廷、程朝清、程朝禄、程朝平曾一同参加红军，之后均“北上无音讯”，至今程家四子忠魂也未归根。

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钟兆云表示，所有红军烈士，不论有名无名，不论在册与否，都值得我们敬重和纪念。不断补充、完善红军烈士信息，同样是烈士褒扬工作的重点。

钟兆云还表示，张力雄将军回忆录中的《战士的遗言》，为推动相关部门补录赖国标烈士英名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为日后考证赖国辉、程朝廷等一批失联红军，集中补录烈士英名，提出了新的工作思路。

烈士英名，山河不忘。赖国标等烈士何时“归队”，本报将持续关注。

10月14日晚，正在排练第21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开幕式演出的景德镇市文化馆负责人马艳红收到一条来自抚州的消息：“演出成功！”她如释重负，回复：“破了43年的‘碗’，补成了！”

马艳红口中的“碗”，其实是景德镇采茶戏。上世纪80年代，随着景德镇市采茶剧团被撤销，景德镇采茶戏最后正式登台演出的时间也定格在1981年。

这个讲陶瓷故事、演陶瓷人形象的地方戏曲，沉寂多年后缘何“重生”？日前，记者赴景德镇采访后才知，这背后是一群文化工作者为了使情怀而奋斗的故事。

决定复原“消亡剧种”

故事缘起一次聊天。2023年11月21日，景德镇市文联一次会议结束，马艳红与参会的同事袁德正和乐平市戏剧家协会顾问蒋良善聊起戏曲。

蒋良善提及参加第八届江西艺术节经历，惋惜地说：“当时有个濒危剧种展演环节，剧目里却没有景德镇采茶戏。主办方说，景德镇采茶戏不是濒危剧种，而是‘消亡剧种’……”

原来，2017年12月26日，当时的文化部发布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成果。其中，景德镇采茶戏被列为“无任何演出团体、无艺人或有个别艺人，且无传承、无演出活动的剧种”。

马艳红心中冒出疑问，作为“千年瓷都”，具有其地方文化代表性的景德镇采茶戏怎么会“消亡”了？

于是，她萌生了复原景德镇采茶戏的念头，“保护地方文化是我的工作，这件事一定要做！”

“我来写剧本。”蒋良善写过赣剧剧本，自告奋勇揽下编剧工作。

“我父母都是原景德镇采茶剧团演员，我父亲还在世。”袁德正也“献出”自己87岁的父亲袁积健，“老爷子头脑清晰，能为复原工作出力！”

复排《补碗》困难重重

几天后，蒋良善登门拜访袁积健。听说要复原景德镇采茶戏，老先生十分高兴，这也是他半生的愿望。他拿出“珍藏”——一张原景德镇采茶剧团在1961年演出的节目单，上面有其妻子邵金兰表演景德镇采茶戏经典剧目《补碗》的剧照。

“《补碗》讲了一个补碗匠和一个女青年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仍积极面对的爱情故事。对整个景德镇陶瓷文化来说，缺失地方戏曲，就像一只豁口碗。我们把地方戏曲给补起来，也是一种‘补碗’。”蒋良善觉得，选择《补碗》作为景德镇采茶戏重返舞台的首演剧目，再合适不过。

然而，对景德镇采茶戏现状的摸底调查却不乐观。当时，包括袁积健在内，原景德镇采茶剧团在世老艺人仅余17人，基本没有影像资料留存。

此外，没有资金支持、缺少主创人员、外界的不看好和质疑等，也是横亘在复原工作上的“拦路虎”。

年后，马艳红到省里开会，遇到在南昌市采茶剧团从事导演工作的老同学李俊，她眼前一亮，这不就是现成的导演人选吗？

有几十年戏曲工作经验的李俊却是第一次听说景德镇采茶戏，面对马艳红的极力邀请，他犹豫再三。“采茶戏不仅要演，还要‘唱念做打舞’。现在只有剧本，其他什么都没有，太难了！”

最后，李俊还是带着团队接下了这项工作。“如今各地的地方戏曲都面临传承和发展的困境，马艳红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保护传统文化，勇气可嘉，我很佩服。”

用“感情牌”请来导演团队，马艳红又从景德镇市文化馆紧巴巴的经费中挤出资金，用于创编、作曲和购置道具服装等，复原工作正式立项。

没曲谱怎么办？马艳红把袁积健请到办公室，老先生坐在沙发上一句一句地唱，导演团队中负责作曲的王欣欣拿着纸笔认真听，一句一句记下曲调。

在文化馆内部“海选”中，有京剧功底扎实的鲁昕云和刘庆获得导演团队的一致认可，成为《补碗》的男女主角。

靠着“东拼西凑”集齐导演、乐队和演员，《补碗》剧组总算成立了。

齐心协力重返舞台

第一次排练李俊就发现问题：“演员跨了剧种跟外行没两样。”

“京剧和采茶戏的唱腔完全不同，一个用小嗓子唱，一个用大白嗓‘喊’，还要边唱边做动作……”刘庆转岗做了10多年行政工作，唱功和基本功都有些生疏。其他演员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没什么捷径可走，演员们只能在工作之余拼命加练。

演员练，乐队也要练。乐队10名成员中，60岁以上的就有6个。大提琴手占彦群年龄最大，今年75岁。但他们没有怨言，每次都积极到场排练。

4月27日，《补碗》剧组迎来了第一次完整彩排，袁积健也来到现场观看。演员们刚唱完，袁积健就激动地握着剧组人员的手连声感谢：“就是这个味道，40多年了，我又听到了景德镇采茶戏。”

5月24日，在全省文化馆展演景德镇专场中，《补碗》首次复演。

7月10日，鲁昕云参加江西省第五届优秀青年戏曲演员展演时演绎《补碗》，在评比中名列前茅。

10月24日，《补碗》亮相2024年“茶香中国”第三届全国采茶戏汇演，现场掌声热烈。……

乘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东风，景德镇采茶戏正一步步从被遗忘的角落重新登上舞台，成为“千年瓷都”又一个闪亮的文化符号。

『破了43年的「碗」，补成了！』

——记景德镇采茶戏的「重生」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双双



丰收图景

10月12日，在宁都县洛口镇员布村，金黄的稻田与错落有致的村庄、连绵起伏的青山交相辉映，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图景。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摄

小鸚鵡鸣响产业“致富曲”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桐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贵溪市罗河镇陈家村的贵溪市嘉鹏农业公司鸚鵡养殖场内，只见小太阳、金刚、葵花等20多个品种的鸚鵡在笼间欢快地跳跃，公司负责人万岗正忙着清理鸟笼，检查雏鸟的生长情况。被许多人当宠物饲养的鸚鵡，成了他和附近村民致富的好项目。

“你看，这是和尚鸚鵡，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抢手的品种，每只价格在3000元左右。”万岗对记者说，羽毛漂亮、长相憨态可掬，让鸚鵡成了受欢迎的宠物之一。

如今，鸚鵡养殖已成为贵溪的一个特色产业。贵溪市林业局一级主任科员官玉堂介绍，该鸚鵡养殖场占地15亩，有笼位6000多个，鸚鵡1.4万多羽，不论从产值还是规模来讲，都是省内最大的鸚鵡养殖

场。这里养殖的鸚鵡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相关条目，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贵溪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站长周爱民告诉记者，该鸚鵡养殖场的鸚鵡都是带证书的。鸚鵡爱好者在购买鸚鵡时除了要认清鸚鵡品种外，针对特殊品种的鸚鵡，还需确认所买鸚鵡必须加载有“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购买时还须保存交易凭证。另外，所购买的鸚鵡不得用于二次出售和繁殖。

发展好一个产业，要解决诸多技术难题才能做大做强。“鸚鵡养殖是有门道的，尤其是养殖特殊品种的鸚鵡，如果要将其发展成一个产业，配种产蛋、雏鸟孵化、饲料配比、疫病防治等技术

难关都要逐一突破，并且国内鸚鵡养殖还在起步阶段，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摸索研究中前行。”贵溪市罗河镇党委书记许利华告诉记者，万岗曾在外地养殖鸽子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养殖技术，后转行从事鸚鵡养殖。2014年，罗河镇经过多方调研后，引进鸚鵡养殖产业，并协助鸚鵡养殖基地办理了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省野生动物人工繁殖许可证等。

小鸚鵡，大产业。在10年的养殖过程中，万岗研制出了一套鸚鵡人工孵化育雏设备，打破了国外设备的垄断，获得多项国家专利。同时，通过对基地内所有鸚鵡的血统、体质、羽色、产蛋率等进行大数据管理，不仅有效提高了配种产量，还缩短

了孵化周期，鸚鵡成活率达98%，达到全国领先水平。“鸚鵡孵化周期在20天左右，每年产蛋4至5窝，一窝2至8只，全部采用孵化器进行繁育。鸚鵡养殖场每年可销售幼鸟近6万羽，年纯收入400万元左右，主要销往全国各地的动物园、萌宠乐园、宠物商店等。由于品质好，孵化出来不愁销路。”万岗说。

据了解，该鸚鵡养殖场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经营模式，带动村民参与鸚鵡养殖，并招聘周边30名村民担任饲养员。同时，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对鸚鵡饲料（南瓜、辣椒等）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去年，该鸚鵡养殖场共收购周边村民种植的饲料价值60余万元，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